

陈志红

一人上路



当代世相十万言



# 一人上路

陈志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人上路/陈志红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2

(当代世相十万言/洁泯主编)

ISBN 7-5035-1125-7

I. —… II. 陈… III. 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13991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0千字 印数: 1—6000册

定价: 6.90元

# 《当代世相十万言》

## 主编人言

如今日新月异的潮流，倘与十多年前相比，几同隔世。改革开放引来的经济大潮冲刷着整个社会肌体，大化衍行，万家错布，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人际关系的变迁，呈现着纷繁交错的世情百态。人性本是个色彩纷呈的世界，多少年来有如深埋在生活土壤中的矿藏，在关闭的岁月中蛰伏不动，一旦大潮泄洪，波涛飞溅，无数千姿百态的浪花随之汹涌而出，壮丽无比，蔚为奇观。

当兹人们在求生存、谋发展的时刻，瞬息间转换着原有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过去视为畏途的，而今豁然现出顺境；昔日视经商敛钱为大恶的，今日纷纷下海而成为天经地义；几十年来称富有者姓资并以一穷二白为自豪的，如今观念有变，取得了勤劳致富是合乎情理且光荣的共识。

社会舞台无休止的旋转，映现出数不尽的人们心理神态的转换。诸如脑体倒挂下老粗腾达、教授卖饼；大款大腕之既作威作福又空虚无聊；个体经营者不止有狡黠手段，还包藏着小蛇吞大象之志；饥来驱我去者仍终日价奔波于生活线上，日逐生长着永不满足的一点微小的欲望。在思潮纷纭中，两

代人的代沟继续加深，见仁见智，少长反目；家庭婚变，笑声与哭声齐奏；有识者弃职从商，志在他国；而笃学者仍浸润于书卷，不羨高楼不羨金。总之世情幻奇，莫能揣测，善恶同在，天使与魔鬼齐飞，由此生发的人间之喜怒哀乐，悲欢与俱，难以穷尽。

从来习惯于写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作家，现在也无须发愁怎样去“蹲点”深入，眼下的万千景象，放在面前的活生生的各色面孔，声情各异的诸种形象，已目不暇接地投入到文学家的笔下。有情发乎“酌贪泉而觉爽”的心计，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天然愿望；有“形近而易见”的善恶分明者，也有“心远而难明”的心肠莫测者。作家倘能撷其真情，形诸笔端，虽不能算是不朽的盛事，但因此勾画出当前大动脉跳动中的一嘴一鼻，人情变故，记叙现实年轮所经由的轨迹，观察奔波于人生阡陌上的履痕处处，借此照出一点当世的众生形相及其若干心态，看来未见得不是一件引人兴味而可咀嚼的事情罢？

于是编者于今年初夏走访文学界诸家，承蒙不弃，欣然赞同并慨然应允写稿，乃商定分别执笔成书十种，陆续付梓，以飨读者。

洁 混

一九九三年秋

# 目 录

序 ..... 洁 混

## 人 在 旅 途

- 一人上路 .....5  
这片属于我的海 .....8  
海边故事 .....12  
寻找青草地 .....17  
敲边鼓的人 .....21  
人在旅途 .....23  
一路相思 .....35  
说不尽的美丽 .....38

## 城 市 故 事

- 大眼睛、黑眼睛 .....47  
弟弟的吉他 .....51  
童年的原野 .....56  
白雪中的小木屋 .....77  
夭折的春天 .....82  
清明 .....84

拒绝告别	87
我的家	91
男孩八岁	109
玫瑰花开了	114
姑且称她小红	118
第一次在哪里	121

### 今夜秋思

无题	127
怎一个愁字了得	130
今夜秋思	134
记得那个夜晚	137
诱惑	140
今夜无事	144
女性的柔板	147

### 闲话中年

初入中年	153
大街即景	155
发发牢骚	157
锋芒不露	159
朋友	161
道理	163
学习欣赏	165

不谈理想 .....	167
不求完美 .....	169
不用力 .....	171
切勿比较 .....	173
潇洒中年 .....	175

### 小 屋 絮 语

阳台人语 .....	179
活得怎样.....	181
分手 .....	184
心动 .....	186
异性的暗示 .....	188
发财 .....	190
舞会之前 .....	192
女人与酒 .....	195
女人与烟 .....	197
假想情人 .....	200
秋天 .....	202
收拾心情一片(后记) .....	204



## 序

眼前放着一叠志红女士的稿件，我看完后闭目静想了一阵，写什么一时还无从下笔，她是再三嘱我要为她的这本书写几句话的。

志红原是写文学评论的，在学校里她攻读的是哲学，对文学又十分爱好，这就给她写评论打了极好的功底。1985年我在厦门开会，她也参加了会，又以一个刊物编辑的名义访问了很多人，我也是被访问的一个。我的零乱不堪的谈话，竟被她整理成一篇有条理的报道刊登了出来，我很吃惊，也很感谢她。自此也注意她写的文章，我发现她写的评论毫不枯燥，行文中透着散文文体的飘逸，我尤喜读到她评论刘西鸿小说的文章，娓娓而谈，由艺术感受渐至思想深度的开掘，文笔洒脱有致，这就使我朦胧地感到，她是可以写散文和小说的。

果然，以后常常读到她的散文，几乎完全撒开的写评论文体的绳索，信马由缰地飞驰着情感的奔放。她的散文几乎是纯抒情的吟咏，从旅途，从家庭，从友谊，从山川云海……生发着对人生的思索和眷恋之情。她也不像有些色彩浓烈的作家，满篇是载不动的情意，她的文章恰如一叶扁舟，在平静的湖水上随微风而行去，情感的奔逸也是徐徐地舒

展开的，读后的感受就如清风吹拂般的一阵惬意。

如今这个集子却另有特色，散文从中列入了描绘着世相种种，也就是说，抒情之外还有着叙事的篇什。世相本是繁多景象组成的，市井见闻，里巷人语，家庭的温馨，亲朋故知的无限情意，皆可以从中一睹世相风采，大者则如往来于经济浪潮，奔逐于市场之间的种种形状，更足以构想出世相的大场面。然而志红的文章却摹写着亲身经历的往事，儿时目睹的大动乱，家人的遭际，于今从回忆中写出当年的印象，别有一番慨叹。还有写她的成长，从就学到恋爱，写她的憨直而对一往情深的丈夫，写她工作后的诸种快意与烦恼，由此也可洞见世情的变化与消长。世相本是广义的，只要是人间，有人的活动，有人际交往，便有人生的喜怒哀乐以至悲欢离合。志红的文章写了她最熟悉的，最熟悉的事物中往往最能见到人情的涌动，而人情恰好是世相中最动人的情致。

志红与我是忘年交，见面时她总要和我细说种种，我很欣赏她的坦率与真诚。文如其人，我更欣赏她文章的坦率与真诚。

洁 泯

1994年8月

# 人 在 旅 途

即使我能找到那片神地，  
它也早应风采不再。

——《人在旅途》



## 一人上路

由于职业的缘故，就有了大大小小的出差机会。出差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想想看吧，你固定生活在某个地方，几乎对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片树叶都了如指掌；上班后你固定在那张办公桌前，面对的是一张张过于熟悉的脸，你几乎用不着猜测就能知道那一个个洞口般的嘴里会说出些什么话来；回到你那或整洁或零乱的家里，今天的事情完全就是昨天事情的重复，那么，不时地离开一下，离开某种熟悉和重复，心里总是挺兴奋的。

当然我们不具备真正地浪迹天涯的各种应该具备的条件，哪怕在心里憧憬过几千几百次，到头来仍然是以悻悻然告终。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最希望的事情是什么，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希望能有一大笔钱，可以供我周游天下。后来又想，真正意义上的浪迹者，往往是物质上的穷光蛋，背着行囊，以步代车，风餐露宿，哪象旅游观光那样，飞来飞去，吃山珍海味，住高级宾馆，且三五成群，熙攘喧嚣，热闹得不亦乐乎。一大帮朋友一起出行，固然很好，可我还是更喜欢单独行动，就象吃多了鸡鸭鱼肉，很想吃吃青菜豆腐一样。单独地出差，起码可以是一次变相的流浪。真正的流浪不可能了，那么变相

一下也是好的。

不知道现代人与古代人比起来，是否已变得意志和体力都孱弱不堪。也许是时代变了，也许是条件好了，总之，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把裤管缩得高高，背着个行囊，戴着顶斗笠，或手里擎把油纸伞，衣衫褴褛地出现在这都市大街上，人们定然会象看怪物一样地看你。令你因独自流浪带来的潇洒和痛快荡然无存。

所以，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红卫兵大串连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时感到其中深藏着的老人家的那种热切期待和人类天性中至为可贵的浪漫主义。如今这一切都远去了。在温馨的淡蓝色的灯光下听贝多芬的《命运》，美虽美矣，却又多少有点滑稽。你怎么能体验到那种失却了倾听的痛苦？那种由绝望而迸发出的生命的挣扎？正所谓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岸上。理解永远是一个安慰性的词语，与体验完完全全的两码事。所以贝多芬只有一个，绝唱就是绝唱。

因此最好能独自出差，独自上路，去冒一份说不上危险的险，然后去体验一份属于你自己的感觉。外面是陌生的世界，周围是陌生的面孔，而且由于人在路上，沿途的景色会诱发起许多关于过去的回忆。如果这时你刚好坐在火车上，那隆隆的车轮声便会帮助你让一切都呼啸而过，这种体验就叫瞬间。

一个人上路，想着肯定会回来，就心平气和，那情形就象吃完了晚饭去散步。而且这种出差是有

目的地的，也许还会有熟人和朋友等待着你。想着好久没见面，心里就有些许的期待和激动，如果那目的地还有一两个谈得来的朋友，那就更好了，起码食宿不成问题，不会一下车就惶惑和茫然。我至今没有试过到一个完全陌生而又无一朋友和熟人的地方去，想着让我自己在蚂蚁般的人群中去打点一切，找车票、找吃的、找住的、那我就宁可不去

了。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不可能真正地一个人上路。就象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包围一样，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即使你在一种冥想状态中。而你又常常想一个人呆着。这种矛盾状态就刺激你寻找不同于现在的另一种生存。有的人永远在找，这叫浪漫主义，有的人永远不找，那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恐怕更容易生存些，所以现实主义长盛不衰。

可我还在想着一个人上路。就象做美梦一样，虽然不多，偶尔出现一两次，也让人觉得世界美妙得不得了，鼓起你做人的和生存的兴趣和勇气。

## 这片属于我的海……

半个月的海南之行，匆匆而又忙乱地结束了。当我从飞机的舷窗边，透过一片似烟似雾的白云，俯望着脚下这片渐渐离我远去的，既陌生，又熟悉的大地时，我才猛然感到，我的心，似乎已长久地留在这个虽已开发，但仍充溢着自然、蛮荒气息的海岛上了。

完全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使我固执地认为，我非到海南一趟不可。我不知道那里究竟有什么在吸引我。海南于我是陌生的，自然也就带有几分神秘，可我，已远远超过最富于好奇心的年龄了呀！人的心理，有时就是那么莫名其妙的。

记得在大学读书时，班里也有七、八个来自海南的同学。不知什么缘故，班里不少同学总误认为我也是海南姑娘，我百思不得其解。据我所知，我祖上乃至我本人都与海南没有半点血缘上的瓜葛。但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块神秘的土地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似乎是命中就注定了的。

在这群海南同学中，有一位女同学和我最要好，好得令班上其他同学大惑不解：两个女孩子，有什么可聊的，该不是同性恋吧？那时我们才二十出头，



正是作家、诗人们常说的“含苞欲放”的年龄。我们有数不清的话题，有发不完的对人生的感慨（其实，我们哪里懂得多少人生呢！）。我们时常在图书馆前的那片草地上，在孙中山铜像的栏杆边，在校园静寂的林中小路上忘情地说啊，说啊，不知有多少次晚自修是在这种海阔天空的神聊中度过的。若干年后，我们都成了母亲，这段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日子，就成了甜蜜而又惆怅的回忆了。我们曾经天真地幻想，如果有一间房子，让我们永远住在一起，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也不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可惜，我们偏偏都很快地结了婚，很快又做了母亲。少女的梦，早被尿布、奶瓶和许许多多杂乱无章的家务所取代了。我们还住在同一城市，我常去看她，只是我们的言谈之中，没了那份惬意和潇洒。

其实回想起来，我俩在一起，常常是我自己在大发议论，她在一旁静静地听。有人给我看过手相，说我这人个性太强，因而朋友很少。现在想来，朋友确实不多，而一旦真有了，那就是不掺一点儿假的，货真价实的“铁杆哥们”了。我为这点感到庆幸。我的命并不坏。

她说，她家就住在离海口不远的秀英港。港口附近有一个海滨泳场，她常到那里去游泳。她说她很喜欢大海，为什么，她没说。我不是海边长大的孩子，我一直长到十七岁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海。那是一次团支部活动，不知谁灵感大发，提议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海边去玩，于是我们一大帮少男少女